

興國記

第一集

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四



黃序

趙子昔年居香山輯有興國史料百餘萬言其詳已見自序本會成立有各集其研究心得以爲定期刊與不定期刊之計劃而興國記一書輯者以國難日亟時局日危非從容整理文獻之時不欲以此鉅著卽時間世願本會同人之意惟其國難日亟時局日危此種經世史料益爲重要因公促重行整理次第刊布俾輯者讀者各得其便茲第一集出世因弁數言以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黃鄂序於新中國建設學會

興國記

自序

去春遊北平。傷四郊之多壘。寄跡香山勝地。因雙清居士之約。踞山巔

梯雲山館爲逆旅。接清風兮明月。攬蒼松與白雲。車馬不喧。友生三四

。時同寓者尙有張君水滸。黃君宗儒陳君質平等。桃源不是過也。顧含生之倫。何事寂滅。心難入定

。神遂坐馳。問嘗策蹇尋幽。情景更多棖觸。過掛甲塔門而太息當年燕

雲。山後有掛甲塔相傳爲楊六郎掛甲處按之。宋太宗規取燕雲將下幽州而敗其事當確。仰碧雲寺院。而興念百千先烈。寺在

爲中山先生停靈處。見莘莘慈幼院生。而感懷民胞物與。幼慈院生千數百八十九皆孤寡不能自立由院教養。有時

俯仰身世。以爲『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孟子述伊尹語我

生四十餘年矣。其已盡自覺覺民之責任耶。抑尙有待於學也。有時橫覽

大地。以爲如此山河。如此城郭。爲我四萬萬以至若干四萬萬民族託生之地。乃迄未能應用新世紀科學以廣生民能事。而年年相驚以兵。祇呈其黯淡蕭條。其果我民族之不自謀耶。抑謀之者寡而毀之者衆也。有時追思往古。以爲湯武革命。轉瞬卽定。乃至陳勝項羽劉邦之革秦命。李密李世民等之革隋命。劉福通朱元璋等之革元命。雖嘗全國鼎沸。然其大定也。未有過十五年者。今民國之建。已十九年。革命之倡導。亦四十年。而革命過程中之波折。尙迴環未已。其革命事業之古易今難耶。抑人事有以使然也。有時懸想將來。以爲彼英美德法日各國之民主政治。均以多黨行之。而俄意土耳其各國。則又以一黨行之。我承四千年君主獨裁之後。因國會制之破壞。而出於黨治。將來之國是。其出入二者之中耶。抑將斟酌國性以別開新蹊徑也。凡此思潮。無端而興。無端而

伏。討究無從。解答無自。孔子曰「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於是用名山之靜。因圖書館之便。館屬慈幼院藏書頗富搜數千年來史籍。將以爲內溫學業外窮世變之助。披詩書國語國策既竟。於是有感焉。何感。曰曾滌生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豈獨風俗。國運之升沈。民生之榮悴。亦何嘗不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有堯舜禹湯之心。嚮於天下爲公。而古治之隆。孔孟豔稱。有勾踐之心。嚮於雪恥。而敗亡之國。轉爲戰勝。有秦孝公之心。嚮於發憤圖強。而區區與戎雜處之邦。遂立兼并六國之基。有燕昭王之心。嚮於報齊。趙主父之心。嚮於攘外。而燕遂下齊七十餘城。趙遂爲抗秦最力之國。且燕趙因此多慷慨悲歌之士。一二人之心之所嚮。關係固如其大也。於是聯想及於近代。曰、同一創造共和也。因美有華盛頓

謙退之聖。華氏三次總統先行拒絕當選而美之開國。遂如駿鳥馳坦途。一往無前。因法有拿破崙功名之慾。而法之革命。遂如病軀逢時疫。磨劫層層。因我開國之有袁世凱。無曹操之雄而學其奸。無王莽之學而倍其愚。禍機激盪。遂至推演十八九年而流毒未已。一二人之心之所嚮。關係固如此其大也。於是乃進而對於數千年來世運丕變之交。所謂一二人者。以求知之工夫。爲公平之檢考。且將進而究其經國利民之心之術。其已成陳迹乎。抑有一部可供後代規模者。窮六月之力。得其大要。乃喟然歎曰。甚矣知人衡世之難也。昔儒者曾靜之言曰。見清帝雍正著大義覺迷錄引曾氏知新錄語曾氏原書已滅皇帝合該是我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周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卽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

●明末皇帝該呂子做。此呂子係指呂留良今都被豪強佔據去了。吾儒最會做皇帝。

世路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予服膺其說久。然今細加考察。有未盡然。戰國以後。開國以及中興時代之最高首領。除劉邦朱元璋誠不免如所謂世路英雄外。若漢之文帝光武。唐之太宗。宋之太祖神宗。均讀書勤學。有儒家修養。而英明豁達。有非器小而負氣之孟子程朱可比。

。孟子開揚墨程朱攻異已均火氣極重違背孔子和而不同與道並行不背之義故可謂器小而負氣也曾氏憤當時異族之君臨中國。姑

爲此莊言快論。以自遣耳。且王介甫有言曰。『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

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

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

見上仁宗萬言書今時代變矣。帝號亡矣。然猶有國在。國有首領。無殊於昔。首

領之心之所嚮。爲國運升沈民生榮悴所關。又無殊於昔。如前所述。開

國以及中興時代之首領。其經國利民之心之術。與近世政治較。其施設之方雖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固有未嘗不同者。豈僅相同。我固有不慚文明先進之國者矣。林肯釋奴之舉。近世稱人道恩人也。殊不知前二千年之我國首領。已三令五申。注意及之。平均地權之義。國人或滋懷疑也。殊不知井田制破壞之後。猶屢屢行均田之政。徵兵制之發皇光大。在西洋史上。僅百餘年來事。殊不知我國之學說以及制度。提倡此而實行此者。又屢屢見於千年以前也。法律平等之義。在歐洲貴族政治之後。以爲新時代產品。殊不知此爲我國國粹也。考試取才之制。在近代各國。尙如嬰兒漸長。殊不知在我國亦已有千餘年歷史也。政治之目的。在增進人民個人福利。爲現代政治家以至政治學者共認之原則。而不知我國帝政時期之賢君相所孜孜業業。認爲政治義務者。亦惟此而已。

。統觀我國歷史上之開明時期。背於現代潮流者惟帝制。惟最高統治權之世襲。所謂家天下之一點而已。舍此則天下爲公。自由平等之精神。固瀰漫充滿於凡百方面。而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其基礎固可謂建築在我國固有文明之上也。晚近學者。徒驚新時代文化。競競在鄰邦求所謂經國利民之術。而鮮有就我祖典家珍。爲披鍊工夫者。斯可謂疏也已。尤有說焉。歷史上之首領之成功。非必首領一人之聰明睿智。超出萬有也。堯舜之盛治。實臯夔稷契諸賢變理之功。齊桓之霸業。實管仲鮑叔隲朋甯戚賓須無諸賢協贊之功。李世民之文德武功。震於殊域。則又可謂泯當時恩仇愛憎之私。而由聯合文中子大部門徒。並團集全國多數才智之士。共同努力。始克有此。故治史者。稱述一首領之成功。實卽稱述其時一團人物之代表。猶之稱述華盛頓而美國人民之爭自由爭獨立之

奮鬥與焉。稱述基馬爾而土耳其國民黨爭建國爭平等之精神與焉。反言之。如抹煞華盛頓基馬爾之勳績。卽無異抹煞美土國民。故我中華民族。而抹煞歷史上興國首領。卽無異抹煞歷史上各時期之種種人物。此爲一民族之光榮與生命計。不應爾爾也。於是本所得大要。就浩瀚之國史中。選輯興國首領。凡約四十人。以書爲我國最古之史。近人所出古史辨一書對於書經一書重提懷疑說者以其說不成立故不取焉而開篇爲堯典。故起自堯舜。迄於中山。以見我中華民族之以天下爲公始者。仍以天下爲公終。記此四十人之文。或採自史家原作。或鈎稽各史各紀。別爲新傳。稿將集而向之清風明月蒼松白雲。隨在覺爲斌媚者。已一變爲風雪漫山。堅冰遍地。又賴雙清居士又約。移居醫院。始克畢之。帝王名詞。從此已成禁品。建國大義。今古竟至同符。今後主權在民。人民人人有被選爲國家首領之機會。誰集其善之大

成。而爲新時代之新首領乎。享美名者一人。獲實惠者全民。本編之集
。固不僅爲舊史補關失。舊史中之帝王本紀其性質頗似起居注無一能識者爲讀史者圖方便已也。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

寶山趙正平於北平香山醫院

凡例

一 本書選輯興國人物不限帝王但在國史上最高首領當然帝王爲多其選輯標準如左

甲 有功民族者

乙 有功民生者

丙 建國施政規模與其精神人格有特色者

一 隋文帝推翻北朝與民族有極大關係然由姻戚得來且劣點太多周世宗爲五代中傑出人物然見方面大耳者輒殺之其荒謬亦可謂已極他如曹操之禮賢安民王莽之謙恭下士且復古均田自有其抱負然其忍其愚太甚隋煬帝好學開運河等諸事亦多可探然個人縱慾太甚劉備早歲明經

平生亦有許多特長然其主旨惟在復漢由今觀之已無價值且事功不足以赴之故僅取諸葛武侯孫權撫輯江東氣勢亦佳然拒曹降曹主旨無定惟圖割據之便劉裕率江南兵擊敗異族收復燕秦亦草澤英雄然人格太劣若夫差早歲雖報國仇晚年乃至自戮忠良以亡其國公孫度東伐高麗西擊烏桓威行海外然史載不詳且尤殘虐故均不錄

一 記載各人之文字其採錄史家原作者均載明原書名稱其舊史無可採錄另行撰述者載明新撰兩字

一 採錄舊作概仍原文新撰者力避舊史中之帝王稱謂但其名字尙未普遍者不得不仍用帝王稱謂以期易解如漢文帝之爲劉恆宋神宗之爲趙顛與其稱恆稱顛不如稱文帝神宗之爲通俗其餘類此

一 鄭成功以後因現有資料尙待補充審訂故當以續集刊行

一 所有重要地名均加註解

一 篇末附加論按均係編者自撰以作本傳補充

一 本書所用參考書類不下百餘種大部分均借自慈幼院之香山圖書館予取予求毫無限制謹誌謝忱於此

興國記第一集目次

唐堯	虞舜	夏禹	一	
商湯	一七	
伊尹	二一	
姬昌	周文王	姬發	周武王	二七
姬旦	周公	三五
呂尙	三一
召公	周公	四一
齊小白	桓公	四三
管仲	五三
晉重耳	文公	八三
秦穆公	九五

越勾踐	一〇三
魏 斯 魏文侯	一一一
秦孝公	一二五
趙主父 趙武靈王	一三五
姬 平 燕昭王	一四五
嬴 政 秦始皇	一四九
陳 勝	一六七
項 羽	一七五
劉 邦	一九九
趙 佗 南越王	二二五
劉 恆 漢文帝	二三一

唐堯 虞舜 夏禹

探錄史記及通鑑輯覽
文中小註均據輯覽

唐堯姬姓。帝嚳高辛氏次子。曰放勳。育於母家伊侯之國。今河南伊陽縣高辛氏有子曰棄曰契曰堯曰摯。高辛氏崩。摯嗣位。堯受封於陶。又封於唐。故為陶唐氏。年十六。諸侯以摯荒淫無度。廢之。尊堯為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將求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以子朱嚳頑不可授以大政。乃詢四岳。四岳羣臣咸舉舜。堯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執婦道。九男皆益篤。堯善之。乃使舜慎徵美也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以為聖。乃讓以帝位。舜以攝位告。居攝二十八年。堯崩。年一百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不歸帝之子。而之舜。舜乃即天子位。

舜之先國於虞。祖及父均為庶人。據史記舜之五世祖以下皆微為庶人父瞽瞍盲。生舜於姚墟。在今山西永濟縣後居澆汭。

二水名在永濟縣母早喪。瞽瞍更娶妻。生象。象傲。瞽瞍惑後妻。愛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弟之道。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於歷山。人皆讓畔。漁於雷澤。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

不苦窳。年三十。堯舉之。三年有殊績。而受堯禪。攝天子位。舉禹治水。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命禹宅百揆。棄爲后稷。播百穀。契爲四岳。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垂作共工。主工師。益作虞。治山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以分職掌。踐位四十八年。年百有十歲。南巡。遂崩於蒼梧之野。舜先以子商均不肖。讓位於禹。命禹攝位。崩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不歸舜之子而歸禹。禹遂卽位。夏禹姒姓、顓頊之孫。鯀之子。生於石紐。在今四川敘川縣西北地有石紐村長於西羌。封夏伯。故曰伯禹。天下宗之。故曰大禹。

當帝堯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在今江蘇鹽城縣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時爲堯七十載。禹遂與益稷同受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敷土。禹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行山表木。勞身焦思。以水之患。莫大於河。濟次之。淮與江又次之。乃先治河。始壺

口。禹導河自積石而經功則自靈口始于是開龍門鑿區柱自孟津以北疏爲九河經覽註積石山有二一吳積石卽今雲山在今青海之西南境禹導河自此一曰小積石在今甘肅導河縣西北古唐述山也靈口山在今山西吉縣西南區柱山在今河南陝

縣黃河之中有三門禹所鑿孟津在河南孟縣南今曰河陽渡九河曰徒駭、大史、馬頰、滄濟、自沈水。濟之上源爲沅、導淮、覆蘇、胡蘇、蘭、深、鈞、盤、高津、爾雅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東流爲濟入河。導淮

自桐柏。會於泗沂。桐柏山在今河南桐柏縣。岷山在今四川茂縣及松潘縣。皆注諸海。是爲四瀆。居外八年。

三過家門不敢入。始冀州。冀爲帝都次兗。濟河次青。海岱次徐。淮岱及次揚。淮海次荆。荆

爲荆。次豫。爲豫。荆河次梁。華陽黑次雍。黑水西通九川。九州度九山。九州陂九澤。九州任土作

貢。則壤成賦。殲成五服。旬侯綏。外薄四海。于是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禹以玄圭爲賞而告成時功水色黑故圭以玄。堯在位八十載。自受命至成功。凡八年也。

舜卽位三十二年。命禹攝位。歷十七年而舜崩。禹辭避。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遂代舜踐

位。八年、會諸侯於會稽而崩。當禹卽位之二年。將舉皋陶授政。而皋陶薨。遂舉益爲相。

而任政。禹既崩。以天下授益。益讓帝禹之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在今河南登封縣。禹子啓賢。而益之

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我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卽天子位。

按 堯舜禹三聖之治。不獨中國上古史上開明之花。亦我族有史以來

文化之光。可震耀四千年後之今世界人類者也。惜時代邈遠。典籍不

詳。太史公作本紀。雖首自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及堯舜是也獨詳堯舜。實亦祇根據尙書古文。而間雜他說。於系統之記載闕如。且其文亦多佶屈不易讀。然即闕略散軼之紀載中。尋繹玩味。則三聖共通之特點。可爲萬世遺教者。尙不一而足。茲就書史記載所及。條析如左。

(一)本戰競惕厲之精神以修身。天子之位。至高無上。在專制時代。既無民意。遂無忌憚。故卽不陷暴戾。亦易趨怠傲。此亡國之君。所以屢屢見也。然堯舜禹三聖。則正與此相反。堯嘗自作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又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舜起身寒微。家庭之間。憂勤惕厲。已成習性。而益尙戒舜曰。「儆戒無虞。言四方無憂時當儆戒也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舜亦詔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又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禹則寶尺璧而貴寸陰。聞善言則拜。嘗揭鐘鼓磬鐸小鼓也。五器於庭。而銘之曰。「導寡人以道者撻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我門也。」又絕旨酒而示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峻宇彫墉。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其戰兢惕厲。以延納天下善言。以修養個人道心者。爲何如也。

(一)本敬天尊民之精神以忠於責任 堯舜禹尊爲天子。所以能戰兢惕厲。其根本動機。惟在敬天。認君臣爲順天行化之人。故自課甚嚴。認萬民爲與天合體之人。故尊民甚至。堯即位之始。卽命羲和欽昊天。治歷象。授人時。而命舜攝位之言曰。「咨嗟也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之命禹攝位也亦然。又舜之課官職於十二牧四岳諸人。命曰

。『咨、汝二十有一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又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而大禹謨之言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曰『罔
咻百姓以從己之欲。』均指舜言禹征有苗。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言舜也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
昊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皋陶謨之言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言一日二日之間事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凡此皆敬天尊民。自覺其受命於天。應贊助
天工之責任之證也。夫敬天之義。近世各國之崇奉基督教者、亦然。自
物質科學昌明。或多輕之。然堯舜禹認天爲授權者。故敬之尊之。後世
民主國家。授權於國之元首者民也。則移敬天尊天之義。以敬民尊民。

其理一也。

(一)由敬天尊民之故而施政首要乃在民生。近世政治學者言政治之目的。惟在增進人民之福利。堯舜禹時代之政治主旨。亦猶是也。總堯舜禹時代最大之政治。曰惟治水。堯以是舉舜。舜以是舉禹。禹以是自勉。雖書所謂地平天成之大業。與禹貢導江導河之說。或過神奇治之。然禹以八年之力。巡視江河淮濟四瀆之流。而助其宣洩。以此爲導。事屬可能。蓋其時去神農氏已千餘年。入農耕時期。治水一事。爲農耕之根本要圖。不獨避害已也。史載堯巡狩。周流五嶽。存絛寡。賑荒札。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其注意民生爲何如乎。舜於禹治水成功之後。作五絃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矣。可以解我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我民之財兮。」上句言精神。下句言物質。此亦可以

見舜之大政主張矣。舜之告禹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禹之告舜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載舜禹皋陶問答之言曰。帝曰、舜也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嘆美詞也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等是隨山刊木。暨益奏進也庶鮮白食。予決九川距至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衆民乃粒。米也萬邦作乂。』又載禹之戒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因此禹崩以前。史載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嗚呼、豈不美哉。

(一)重民命恤刑典具有尊重人權之精神 一部中國史最辛酸腥穢之所在。無如強者之不認識人權而行虐殺。其行虐殺也。或以刑。或以兵。或

則無端妄殺。與幾千年來士子標榜之仁德二字。適得其反。此誠足爲我族羞也。然此乃後世之退化。而非古代之遺傳。史載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此言固以表禹之仁。然堯舜時代之刑措不用。殆可想見。故堯典之言曰、「克明俊德。以九親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蓋求社會之親睦和樂。爲其時政治之目標矣。又堯遊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其逍遙自在。亦可窺見當時人民自由之樂矣。舜制五刑。而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五刑典刑。雖實際未

詳。後儒有以墨劓割官士
辟解五刑者義不可通然既曰象以典刑以明僭垂象以示人。又曰欽哉恤哉

。以冀避而不用。此與近世提倡廢止死刑者殆庶幾矣。故書載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據書經集傳經解歷則
拘囚困苦之非死刑

四罪而天下咸服。而誥誡皋陶之詞曰。『刑期於無刑。』皋陶之言曰。『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係誤犯
故係犯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夫皋陶法官也。其言如是。此僅就刑法言也。更觀兵事。則禹征有苗。三旬。苗民仍逆命。益以修德贊禹

。禹於是班師振旅。誕敷文德。七旬而有苗格。其時之崇尚德化。尊重民命可見矣。

(一)實踐天下爲公。選賢舉能之大道。堯舜禹之用心。視天下爲天下人之

天下。與後世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絕不相同。堯舜禹以天子爲負有贊助天地化育萬民之全責。而助天子之百官。亦負有一部分之責。故所謂君臣者。非祿位之分配。而責任之分配。天子以權位與人。非以富貴與人。實以責任與人。臣之受權位。非受富貴。實受責任。故君臣之間。競以讓位與賢爲義務。堯之讓位於許由。許由不受。其說姑不論。試就史書所載者論。則堯之遜讓帝位。實先詢四岳。其言曰、朕在位七十年。汝能庸命踐朕位。而四岳辭之曰。不德忝帝位。堯乃續命羣臣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於是言曰。有鰥在民間。曰虞舜。堯復詢曰、然。朕聞之。其如何。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堯於是妻以二女而試之。試之二年。堯以爲聖。於是命之曰。『汝登帝位。』而舜讓於德。弗嗣。

。不得已而攝位焉。舜之舉禹也。先命之治水。及堯崩。舜卽帝位。復舉禹任司空。命之曰『汝平水土。維是勉之。』而禹讓於稷契皋陶。舜又強之曰。『汝其往視爾事。』及舜命禹攝位。其言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息。總朕師。』衆也而禹讓之皋陶。其言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茲指皋陶也惟帝念功。『舜乃復強之曰。』來。禹。泮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而禹復以歷卜功臣從其吉者爲請。冀得以自脫。舜乃決言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而禹復固辭。不得已而

攝位焉。及舜崩。禹卽位。將授政於皋陶。而皋陶卒。遂授政於益。夫堯舜禹之授受帝位也。其始受者讓賢。讓賢不能。固辭。固辭不能。權攝政焉。其繼授位者崩。受者遂逃避天下。逃避不獲。遂始卽位。其終受者凜其先授賢之義。而別求賢以授位焉。此始終一貫之精神。曰惟在天下爲公。選賢舉能。豈尙有分毫權位之見。在其心目中乎。

(一)君臣一體切磋商難。恍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唐虞君臣之於政權。

相與謙讓。固矣。然就職以後。權責嚴明。不容推諉。故舜於登庸之後。

不久其年代史記與通鑑所載不同而流共工放驩兜遷三苗殛鯀。又舉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八元

愷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八愷而流四凶族。又於卽位以後。分任禹皋陶稷契等二十二

人以職官。均付以專責。而定考績之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因此臣責更專。君臣間之論政論治。恍如友朋。

觀虞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各篇。所載君臣互相誥誡之辭。其嚴正親切。殊不辨其孰爲君。孰爲臣。而『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兩語見大禹謨之義。

尤各凜以自勉。書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而皋陶賡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當時元首與股肱之形成一體。共同負責。

絕無階級之分。而具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

近世責任政府對授權之人民負責當時之責任政府對授權之天負責

此其異也

觀此可瞭然矣。堯舜禹之遺教。大略如上。其詳則惟在尙書。尙書

實我國最有價值之政治史也。惜其文古奧。未能普及爲政治常識。今之研究政治學者。且多醉心西籍。數典而忽此唯一之祖。社會上所以紀念此偉大之民族領袖者。亦渺焉無聞。予嘗過山西平陽府。瞻仰三聖廟。低徊久之。未嘗不嘆我最古之政治遺教。竟與現代政治思想。相爲輝映。

也。

又按 近時有藉口研究古史、純憑主觀、矜奇立異、毫不解古代施政者之精神。根本上懷疑堯舜禹之存在者。其言曰、

論語上說堯是『蕩蕩乎民無能名、』說舜是『無爲而治、』這都是沒有事績而加美之辭。恐怕堯舜在孔子時原不過是若存若亡的兩個古帝……於是只可說『無能名』和『無爲』。

夫研究古史者、如并論語而根本推翻之、以爲原無此書、或係僞造、則亦已矣。如其尙欲引論語之說、以推斷堯舜之未必存在、則論語上之稱述堯舜、固不僅止於無能名與無爲而已。今更錄論語中稱述堯舜禹之語如左。懷疑論之謬妄、亦可不攻自破矣。

(一)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二)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四)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五)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六)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外如『仲尼祖述堯舜』。如『帝典曰克明峻德』。『舜其大孝也與。』『舜其大知也與。』『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尙散見於大學中庸兩篇。至周秦諸子中稱述堯舜禹之語錄。尤更僕難數也。

商湯輯錄史記及孟子書經通鑑等書

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契爲司徒。而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二傳而生頤。是爲成湯。湯其自字也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是爲南亳在河南商邱縣。嗣爲諸侯。得專征伐。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湯始伐之。時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今山東曹縣北有莘城樂堯舜之道。湯三使往聘之。伊尹乃就湯。湯薦尹於王。樂也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王與羣臣俱沈湎於酒。羣臣相持而歌。伊尹告王曰。天命之亡有日矣。王啞然笑曰。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於是伊尹接履而趨。復歸於亳。湯舉之。任以國政。湯出。見人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誓曰。

商 湯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余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

、夏罪其余。

言夏罪無如我也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愆。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

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於是攻桀於鳴條。

在山西安邑縣

夏師敗績。桀奔南巢。

今安徽巢縣

因放焉。湯歸自克夏。諸侯咸推王爲天子。王再拜而讓者三。乃卽位於亳。因所封國爲天下之位。以伊尹爲左相。仲虺爲右相。虺因湯放桀有慙德。乃作誥以釋之。是爲仲虺之誥。

湯又作誥以與天下更始。是曰湯誥。

俱見

經制官刑。

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

刑墨。具訓于蒙士。又作器用之銘。以自警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早

七年、禱於銘林。曰毋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卽位十三年而崩。葬汾陰。

在今山西

年百

歲。

按 成湯放桀。爲中國史上政治革命之第一聲。此在近世史視之。或無足奇。然在三四千年前之古代而有此。且更經孔孟之說以是認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見易經）又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見孟子答齊宣王湯放桀與武王伐紂之間）不可謂非中國民族之政治思想。伊古已甚發達。且其思想中。伊古已無封建意味也。然有深可惜者。其一、革命之事。起於諸侯對天子之間。諸侯所處地位。恍若在人民之上。執行天罰。而非以人民地位聯合而放逐無道。又恍若人民常爲被治階級。而人民之上。天常賦一主治階級。所謂革命者。僅爲主治階級間一種主權之移轉。人民僅有從順有道。以仆無道之地位。致近世所謂民意之爲物。乃不能因革命產生。然此猶得曰時代使然。無可如何。湯武之革命

。最貽後世以惡先例。則湯武自取天子位而代之是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此義在堯舜時代。已極闡明。孟子之言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夫與人且不可。况自奪取而代之。湯離堯舜之時。尚不過四五百年。做堯舜之先例。或求天下之聖哲。以託天之命。而使治天下焉。或先授以相位。而於及身之時。做堯舜以爲禪讓焉。以示大公無私，事屬可能。乃竟不出此，以弔民伐罪始者。以帝制自爲終。致其後三四千年間之爭皇爭帝者。均得假託於伐罪弔民、以自解。且公然視天下爲戰勝者之私產。遂致一部二十四史成民族之相斫史。嗚呼、此成湯所以於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余爲口實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伊尹輯錄孟子書經及通鑑

伊尹名摯。或名阿衡。魏阿衡係官名史記言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湯紀有莘氏之女也

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其言孟子闕之。萬章問孟子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盪焉然曰。我何湯之聘幣爲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旣從湯伐夏。爲湯左相。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而崩。外丙之弟中壬立四年而崩。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太甲元年。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成德以訓於王。王習與性成。縱欲敗度。顛覆湯之典刑。罔念伊尹之戒。伊尹乃營桐宮。桐陽放太甲而居之。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伊尹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處仁遷義。伊尹以冕服奉之歸亳。而歸政焉。乃作訓誡誥之。其一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於始。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王既聽伊尹之訓。益修厥德。以伊尹爲保衡。伊尹於是告歸。復作咸有一德之訓。以誡王曰。『嗚呼天難諶。信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純一德也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太甲立三十三年而崩。又八年而伊尹薨。

按 伊尹輔弼也。太甲元首也。輔弼之於元首。先則匡正之。繼則以匡正不能。而放黜之。終則以能悔過而又迎立之。此中國政治史上之美談。亦以見古代政治道德之開明也。後之人讀此史。至少可得若干之教訓。

一、古代所謂君臣。對於國家人民之責任。實爲對等。而無所謂階級

。其心目中只知互盡責任。而絕非計及權位。附諛取容。故諸侯既可以罷天子。相臣亦可以罷元首。湯武革命伊尹放太甲其事雖異其義則同

二、負政治責任之元首。爲一國治亂安危所係。在君主時代。元首失政。輔弼尙可放黜之。則民主時代元首失政之時。爲輔弼大臣者。應尊重責任。以事匡正。更不待言。而在授權之人民。應有罷免之可能。尤爲必要。此民主國之憲法。所以有劾罷總統之規定也。

三、中國史上以輔相之代行主權者。伊尹創其始。其後周公召公繼之。諸葛武侯亦近似焉。其目的皆在國家政治之大公。而不在個人權利之私。故從無攘主位而自代之事。此曹操王莽之所以不能比於伊周諸葛也。雖然、太甲幸而改過遷善耳。不然、伊尹將如之何。此國家大憲之所以爲必要。而我國古代終不能達此。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湯武革命而遺

後世爭王爭帝以口實。伊周攝政而開後世挾天子以令天下之惡例。均由此也。

尹
伊

二五

興國記

姬昌 姬發 姬旦

文武周公也輯錄史記通鑑書經

后稷名棄佐堯舜有功。封於邠。在今陝西扶風別姓姬氏。其子不窋失官而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稼。行地宜。民多懷之。其子慶節遂立國於豳。傳八世而至古公實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願以戰殺人而去豳。止豳下。在今陝西岐山縣舉國扶老携幼。盡復歸古公於歧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作五官有司。民皆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子曰虞仲。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異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次子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

譜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而西伯於是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闕天之徒。思救西伯。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譜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西伯獵。得呂尚於渭水之陽。時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公太公曰。常有聖人適周。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是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在陝西郿縣自岐下徙都豐。明年。西伯崩。九十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文王孫克紂後追尊武王時
豐水之西王係克紂後即王位
 商王紂暴虐日甚。少師比干。王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視其剖心。太師箕子懼。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又囚之。微子既數諫。度王終

不能聽。遂去之。西伯發既嗣位。尊太公望爲師尙父。其弟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乃載文王木主。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以十有三年春、西伯發嗣位大會於孟津。乃作太誓。誓師文也書經記太誓有上中下三篇茲節錄其下篇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君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遂逾孟津。武王迫至商郊牧野。又誓。是爲牧誓見卷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人。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

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士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入商宮。諸侯百官畢從。登社而告。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罪顯聞于天。肆予小子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王載拜稽首乃出。故有天下之號曰周。乃出封商紂子祿父即武庚以撫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共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蘋。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封尙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

之野。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商。歸豐後譌都。召士大夫而問曰。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師尙父進丹書于王。道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觶、豆、戶、牖、劍、弓、矛、各有銘焉。又問道於箕子。箕子不忍言殷惡。而言天道。以洪範陳之。箕子不欲臣周。王因封之於朝鮮。王踐天子位七年而崩。周公旦奉元子誦嗣立。是爲成王。時成王少。年方十三。周初定天下。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干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早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

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周公攝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初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將營東都而未果。至是王欲如武王之志。命召公先至洛相宅。周公復往營之。居九鼎焉。謂之東都。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經。見書。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經。見書。以戒成王任用賢才。慎擇百官有司之長。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在東都附近。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周公既薨。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文王武王均葬畢在今陝西咸陽縣。以明不敢臣。復以公有大勳勞。世祀以天子禮樂焉。

按 子思氏之言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之言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邇狎也。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嗣後儒家每以文武周公與堯舜禹湯並稱。其於周公之制禮作官。爲後世典章制度之淵源。及其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以禮天下之賢士。尤多稱之。是文武周公之爲賢聖。無待贅言。然以責備賢者之義論之。武王承其祖父餘蔭。起而率諸侯以革商紂之命。其順天應人。無異於湯。然而家天下之誤。較之成湯爲尤甚。成湯於放桀之後。猶有慚德。深懼來世以余爲口實。武王則於克紂以後。追封太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西伯昌曰文王。而武成文曰。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且更大封同姓弟兄。是直視王位爲榮典。自認伐紂爲爭王。國土爲私產矣。因此家天下之私念。遂來伯夷叔齊以暴易暴之譏。而商之遺民。大不服周。書經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甚至有武庚管叔蔡叔之叛。致由周公之手。肇武力征服異己之局。開弟兄叔侄相殺之端。周公與管叔爲兄弟成王與管叔爲叔姪其後春秋戰國時。因爭王爭位。以致父子兄弟相戕殺。其禍實始於周室開國之初。所謂私天下之一念作之俑矣。

故周武興師。伐無道紂。其事可法也。以伐紂爲興周。其志不可法也。孔孟生於周代。僅能發民爲貴之義。僅能贊美湯武之革命。而對於私天下之謬誤。未能（或未敢）明指出之。對於文武與堯舜矛盾之所在。未能（或未敢）分析言之。以致主權在民之義。必待歐西學說之輸入而始發明。嗚呼。中國政制之每況愈下。四千年歷史成相斫之局。湯武不能辭其咎矣。夫以周公之賢聖。向使遠追堯舜禪賢天下爲公之遺教。以求如何可使賢聖必能主政。近怵夏桀商紂之覆轍。以求如何而可使人主不能爲惡。此兩者具體方法實現之時。卽近世憲政之局也。乃其心目中僅以擁護成周爲職志。而未及此遠大之圖。惜哉惜哉。

呂尙錄史記

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在兩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尙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尙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呂尙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毛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

按 時代相去二千年。而其人之姓名。至家喻戶曉。童稚咸知者。無如太公望姜尙。所謂「姜太公在此」之舊標語。普及全國。亦可謂奇矣。此雖由封神演義之傳說。乃至視尙爲天神。然尙之確爲一偉大人物。則可無疑。何以見之。此非必觀六韜之一書。第觀周初封爵可知。周初之封爵也。非古代有大勳勞於生民之帝室後裔。卽爲其同姓子弟。若旣非大勳勞之後。又非同姓弟兄。而以平民得封大國者。姜尙一人而已。尙之爲偉大人物。此其鐵證也。然尙之偉大何在。則時代久遠。竟莫得而詳。觀所謂六韜者。如文韜十三篇。大指不外主與天下人共利。而不擅天下之利。文師篇主以儉愛民。不以奢害民。盈虛國務兩篇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大禮篇主以義與敬勝欲與怠。明傳篇主以六守三寶。仁義忠信勇謀謂六守大農大工大商爲三寶均見六守篇爲主國安民。主舉賢能用按名督實。上賢舉賢兩篇主賞罰必信。賞罰篇主不得已用兵。兵道篇

篇凡此是否爲太公望親撰。尙爲疑問。且其內容。亦語焉不詳。其較爲切實可信者。惟史記所載『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業』寥寥十六字而已。然卽此十六字。却可想見其政治大才。此不必證之後代或近代政治。對於風俗。務爲移易。不務爲干涉。對於禮文。務爲簡易。不務爲繁重。對於生民產業。尤竭全力以獎進。而不務爲榨取者。始知此十六字之有非常價值也。觀當時周公贊美之言。已可知矣。史記周公世家曰。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其後齊固大強。尊周攘夷。

列國莫及。雖曰管仲之力。亦基礎甚深厚矣。吳季札之觀周樂也。及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乃後世儒家於此經世大略。忽焉不詳。而重所謂禮教。漢叔孫通襲其謬。直以爲階級尊卑之表示。此無怪儒學之不振。有如魯之北面事齊也。

與國記

四〇

召公周公 錄史記

周厲王卽位三十年好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殺謗者以止謗。國人莫敢出言。道路以目。三年後、國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在山西境厲王太子靖、匿召公。召康公之後登公虎爲王卿士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靖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

按 召公周公於國人攻逐國王以後。以輔相地位。攝行國政。號曰共和。其時期且延及十四年之久。此非特中國史上非常之政變。唯一之美談。亦各國史上所僅見也。惜史載不詳。後世無由知十四年間之經過。此轟轟烈烈之國人革命。與和衷共濟之多頭政治。遂致埋沒而不彰。然其

事殊非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可比。以一爲獨裁。一爲兩頭。一爲短時。一爲長期。一爲宰臣之自動。一爲國人之驅王也。在世界歷史上。求與此相類之史迹。惟現代德意志歐戰終期。國王維廉第二辭帝位出奔。在德國國民會議未開。德之新統治者未產生前。德意志政府由社會民主黨首領愛勃脫與獨立社會黨首領哈實兩人。同爲政府主席之一事。庶幾近之。嗚呼、兩千年前中史上非常之政治。竟有與二千年後外國史相類者。甯非奇事。

齊小白 桓公與管仲 錄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都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

於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

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

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

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

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

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

。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

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

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憂矣。

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

。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薰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自尊也田狩羸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襲殘也讀與誠之。襲以同音爲訓。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朝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稜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設象謂設毀象之法於象觀也周禮正月之式權以相應。此係指行法。按吉懸法於象觀使萬民觀焉按此當周立法。言次列項髮之白黑。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陸冢也。管子作原勸之以賞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隳。其事易。而慎其六柄焉。鳴亂也。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萃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夫工率率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其罪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且暮從其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令夫商率率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視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贏。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爲商。令夫農率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槁除田。以待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釋鉞。以且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襜褕。茅蒲笠笠也。襜褕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言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

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士與農共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十五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業管子作聽用之。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權長也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鄉。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

。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慎惟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嘗相其實。足以此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惠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厲。亂也。背也。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退軌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

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差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謂不以官爵私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至其時。則民不苟。陵陸阜墀。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類於諸侯。周禮春官大司馬注大夫衆來曰類寡來曰聘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裳。多其質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夫輕過而移諸甲兵。

謂輕其過使以桓公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犢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

宥閒罪。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斲。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斲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

足。

於是南反魯之侵地棠潛。魯之二邑西反衛之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北反燕之侵地柴夫吠狗。之

二(下略)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

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

。望汝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以救燕。剡令支斬孤竹國

與也。山戎之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於西河。方舟

設泚。編水曰泚乘桴濟河。至於石枕。晉地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太行與辟耳均山名西服流沙西吳。

雍州南城於周。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譏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孫滋徵諸侯戍周而城之反胙於絳。胙賜也晉獻公卒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驪師帥會秦師立公子於

立君使復胙位也。豳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豳指北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按此據史所載諸侯甲不解纍

。盛甲也。纍所以兵不解纍。戰兵也駭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

。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

齊小白與管仲

四九

。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謹侯朝服之車龍旗九旒渠門赤旂。渠門赤旂均旗名諸侯稱順矣。按此段文字與國語少有增損取易

魯有大夫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

爲已勳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禮酬資之禮也故天下諸侯

罷馬以爲幣。罷不住用也縷蒸以爲奉。縷蒸以縷織蒸不用絲取易供也鹿皮四分。以爲幣也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細

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

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勳。可爲謀者爲

之謀。軍譚遂而不有。軍譚以軍譚之也也。諸侯稱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使關市幾而不征。以

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爰負夏領釜丘。四者均厄塞與山戎衆狄據也按葵管子作葵茲晏管

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壯丘。四者諸夏之閭也案五鹿在今河北大名府中牟在今河南蓋與即古之陶與壯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

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效大成。定三革。甲盾由隱五刃。戰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
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魏。小國附協。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

伯功立。伯功言
霸功

按 管仲爲中國一大政治家。近世多稱道之。然其經世大略。史遷作史
記、傳之不詳。國語較詳矣。亦未盡然。僅就作內政寄軍令一端言之。
治兵與民爲一爐。圖治與強於一貫。且卽以整然之鄉村自治組織。爲軍
隊編制。此在近世實行民兵制之國所未有也。齊用其議以強。並用其經
濟政策以富。更用其對外政策以尊周室。以歸侵地。以糾淫暴。以攘夷
狄。以護弱小。以保障華夏國際間之和平。九合諸侯而爲盟主。斯與今
世威爾遜之起國際聯盟。白利安之創道歐洲同盟。同其胞負。而成效之
確實。威爾遜白利安且謝不知也。史稱桓公爲五霸之一。以今觀之直王

道矣。然此固管仲之特長。亦桓公之特長。桓公任管仲。似易事。然實大難特難。何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計其仇而任以高位。非有天地無所不覆載之度量不能也。能了解管仲之政策，非有明澈之治國智識。不能也。相之矣。奉爲尙父。而舉國以從。非有任賢勿貳之覺悟不能也。齊桓能人所不易能。以成三代以下未有之勳烈。後世之政治首領。唯李世民庶幾之。故其勳業亦庶幾焉。

今更採錄梁任公著管子傳。以補國語之闕焉。

管仲節錄梁啟超著中國六大政治家

按梁著原書多至四五萬言，茲僅節錄其精要處，以見法家正宗之一斑，間有對梁氏觀察不同處另加編者按語、

第一章 管子之微時原第三章

管子名夷吾字仲或曰字敬仲。後其君尊之爲仲父。故後世皆以仲稱之。齊之顯上人也。史記及「管子」咸不詳其家世。今無考焉。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韋昭云管仲姬姓之後管應之子敬仲也不知何據史記稱其自述之言曰、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則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由此觀之。則管子實起於微賤。非齊貴族。而其少年之歷史實以失敗挫辱充塞之。而卒能爲

國史上第一流人物。豈非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第二章 管子之愛國心原第四章

當管鮑召三人之議奉傅問題也。而管子與召忽已豫定其死生去就。大匡篇記之曰。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
。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嘻讀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堅強若是耶。何其論理學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爲不忠於糾也。彼其審之極熟。知以糾與齊國較。糾極小而國極大。糾極輕而國極重也。管子者齊國之公人。非公子糾之私人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經大聖之論定而後世有疑於管子此舉者。可以冰釋矣。

第三章 管子之初政原第五章

編者按此節中原文有『管子者以帝國主義爲政略者也』一語，適與管子主張相反。蓋

管子內圖富強、而外護弱小、返侵地、保和平、正近世反帝國主義所爲也、或者梁任公著此文時，所謂帝國主義，當別有解釋耳，

桓公既相管仲。自舉其短曰、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小匡篇

編者按原文解釋優字爲優柔寡斷。其說非是。優字與不敏義爲相反。卽過與不及也。人主事事以爲惟我能聰明睿知而人不如我。則自用自專之病起。而衆人之助力無自至矣。故曰優則亡衆也。

(小匡篇)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用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觀此則知管子初政。首在用人各當其材。挈裘振領之效。既可睹矣。

第四章 管子之法治主義原第六章

一 法治之必要

管子論國家之起源。以爲必有法、然後國家乃得成立。其言曰、（君臣篇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强者陵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上下設長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

編者按上文民生體之體字。當係禮字之誤。蓋民無禮而相侵相伐。則不成爲國。故曰民禮以爲國也。與所謂君臣上下之別、夫婦妃匹之合語、相應。

（正世篇）民者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

管子既言國家之目的。在爲民興利除害。而何以能達此目的。則所恃者法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法者民之父母也。

（任法篇）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又）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禁藏篇）夫不法法則治。房玄齡注云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懸命也。

（七法篇）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

（法禁篇）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治也。

（法法篇）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舍法而治國。

（明法篇）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右所舉者、皆管子極言法之於治國。如此其急也。而其指歸、則凡以正定人民之權利義務。使國家之秩序得以成立而已。故其釋法律令三者之作用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十七 巨篇而法律何以能興功懼暴定分止爭。則管子又申言之曰、

（禁藏篇）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其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中略）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殺。耳目殺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禮論慎子曰「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今本闕據馬氏意林引此其義皆是與管子相發明。分也者即今世法家所謂權利也。創設權利。必藉法律。故曰定分止爭也。

（下略）

凡此皆汎論法之作用也。然國家既成之後。有國者不可不以法治精神行之。則管子猶有說焉。

（權修篇）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闕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而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八觀篇）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奸邪之人慙慙。禁罰嚴嚴。則簡慢之人整齊。（中略）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正世篇）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迫則窘。窘則失其所葆。緩則民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

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秦西學者之言政術、率分兩派。其一則主張放任者。其一則主張干涉者。主張放任者。謂一切宜聽民之自爲謀。以國家而爲民謀。所謂代大匠斲。必傷其手也。主張干涉者。謂假使民各自爲謀而能止於至善。則復何賴乎有國家。民之所以樂有國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謀焉而決不能得。故賴國家以代謀之。國家而一切放任。則是自荒其職也。(中略)我國之言政者。大別爲儒墨道法四家。道家則純主放任者也。儒墨則亦畸於放任者也。其純主干涉者。則法家而已。(中略)然則用法家之干涉主義。而所謂齊者一者。遂能必收其效乎。管子則以爲必能。其言曰、『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禁鑿篇又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咨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任法篇此其言果信而有徵乎。曰吾試徵諸近世勃興之德國。彼德國者當三十年前。欲舉其民皆爲優於兵戰之民。而其民果爲優於兵戰之民矣。近三十年來。欲舉其民皆爲優於商戰之民。而其民果又優於商戰之民矣。夫民則猶是民也。何

以前此奈然見制於法者。一旦而爲歐洲大陸第一雄武之國。前此工藝品皆仰給於英者。一旦而反爲全世界所仰給也。是故苟有大政治家在上。能善其干涉之術。則其於民也。劑之使圓。礪之使方。唯其所欲。無不如意。管子所謂如埴之從陶。金之從冶者。洵不誣也。而非以法家之道行之。勢固不可得致。(下略)

管子又言曰『爲國者反民性。然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修靡篇 案原注謂威行者行於外國也又曰『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

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已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法法篇夫管子全書之宗旨。在順民心。爲民興利除害。而此文云云者。非以民爲芻狗也。亦非

與平昔所持之宗旨相矛盾也。蓋爲國家之生存發達起見。往往不得不犧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而其犧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實亦間接以增進人民全體之利益而已。(下略)

管子旣言法治之必要。而所以舉法治之實。則尤在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其言曰，
(法法篇)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

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上略）夫比年以來。我國亦法令如牛毛矣。然曾無所謂法治精神者以貫注之。是以有法等於無法也。管子又曰『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益大者。國益大。』（管子）夫政之大小。以何爲標準。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下略）

二 法治與君主

（上略）管子之所謂法。非謂君主所立以限制其臣民。實國家所立。而君主與臣民同受其限制者也。故曰『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管子）又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又曰『禁勝於身。』（管子）又曰『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管子）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也。』

。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精修夫所謂度量者何。法而已矣。

管子既極言法之期於必行。而謂法之有不行。其首梗之者。必君主也。故曰「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七臣七主篇又曰「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

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授私以爲公。」君臣篇上又曰「爲人君

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君臣篇下由此觀之。則管子之所謂法者。乃國家所立以限制

君主。而非君主所立以限制臣民。其義益明。

管子重言曰、「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任法篇又曰「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

法量功。不自度也。」又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俱明法篇又曰「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

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

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

。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

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始矣。」任法篇統觀管子全書。其於人生公私之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公者何。從法而已矣。所謂私者何。廢法而已矣。以君主而廢法者。管子所懸爲厲禁。猶之以君主而違憲者。立憲國所懸爲厲禁也。商君之言法。不過曰法行自貴近始。而猶未及於君主。而管子則必致謹於是焉。此所以爲法家之正宗也。(下略)

三 法治與人民

(前略)管子者非濫用國家之威權而以壓制人民爲事者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何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

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

觀此管子之不肯濫用法權。可以見矣。(下略)

管子之政術。雖主干涉而不主放任。然必於其可干涉者而始干涉之。非苟焉已也。故發令之權。雖操諸君主。而立法之業。必揆諸人民。其言曰『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五輔又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牧民篇夫管子所以能行干涉政略而有效者。皆恃此道也。

既以順民心使民得所欲爲目的。而欲達此目的。其道何由。管子之論道也。曰『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九守篇其論政曰、『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君臣篇嗚呼、吾讀此而信孔子之以如

其仁如其仁譽管子爲不虛矣。如君臣篇所言。則今世立憲政治之大義所從出也。人民箇人之意志。必須服從於國家之意志。而國家之意志。則舍人民全體之意志。無由見也。此國會政治所由成立也。夫人民同是人民也。何以一旦聚諸國會而以神聖視之也。以人民者。別而聽之雖愚。合而聽之則聖也。能合民而聽之。則與民爲一體之實。真克舉矣。(下略)

人民之監督政府。管子所認爲神聖而不可侵犯者也。其言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小稱桓公曰、我欲勝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爲易。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敢於身。雖能不久。』小問由此觀之。則管子之所以尊民權者。可見矣。(下略)

四 立法

管子法法篇曰『不法則法事毋常。房法不設法以法不法則令不行。房法雖復設法不得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下故事無常』故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爲究竟者也。

欲得良法。其道何由。管子曰『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

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房注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則其末不可定也此管子對於法之根本觀念也。則

者何。卽西儒所謂自然法。又稱性法者是也。孟德斯鳩曰『靡異不一。靡變不恆。』又曰『物無論鑿否。必先有所以存。有所以存。斯有所以存之法。』俱見法卷一此言自然法之性質

也。吾中國古籍。於此義最多所發明。詩曰『有物有則。』孟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謂其則存於物之中也。詩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易象傳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繫辭

傳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凡以明此義也。吾國先哲謂自然法爲萬世之本。凡立法者不可不根據之。管子曰『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心術篇上此之謂也。

管子又曰『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實者卽法之所由起也。而綜覈名實。卽法治之精神具矣。

管子之言立法。貴畫一而重簡易。故曰『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任法篇又曰『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七臣七主篇管子之言立法。貴適時而賤保守。故曰『古之所謂明君者。非

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之言立法。貴重平等。而不容有階級之分。故曰『禁不勝於親貴。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重令篇管子之言立法。貴與人民程度相應。故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使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梁馬篇凡此皆立法之條件也。

五 法治與政府

(上略)管子君臣篇曰『相總要者。房法相無常職所君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又曰『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君臣篇下此與今世立憲國內閣之制正相合。

管子又極言相權之必當尊重。其言曰、『故其立相矣。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君臣篇下又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君臣篇下又曰『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君臣篇下此皆言相權之不可不尊。

管子又論君主之不可以下侵其權。其言曰『心不爲五竅。五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

九守 又曰。『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房註及又曰『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

。俱君臣
篇下

編者按此說不限適用於君主不負責任之國。任何國家。犯此病者。其政必亂。原書以近代責任內閣制釋之。轉覺其隘也。

六 法治目的

後之論史者。率以管子與商君同視。雖然。管子與商君之政術。其形勢雖若相同。其精神則全相反。管子賢於商君遠矣。商君徒治標而不治本者也。管子則治本而兼治標者也。商君舍富國強兵無餘事。管子則於富國強兵之外。尤有一大目的存焉。其目的奈何。管子之言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度服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牧民篇此四者管子所最兢兢也。

管子之種種設施。其究皆歸於化民成俗。故權修篇曰、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

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言法治之不如禮治也。管子則曰、『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任法篇此言夫非法治則禮治且無所施也。(下略)

然管子又非徒特法而蔑視道德之感化力為無用也。其言曰、『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八觀篇又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夕欲乘車也。』七法篇又曰『明智禮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悅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權修篇然則管子雖尊法治而不廢禮治。章章然矣。

第五章 管子之經濟政策原第十一章

管子爲大理財家。後世計臣多宗之。雖然、管子之理財。其所注全力以經營者。不在國家財政也。而在國民經濟。

管子言爲政之本。首在富民。書中昌明此義者。屢見不一見。今次而論之。

(治國篇)凡治國之道。必先民富。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牧民篇)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權修篇)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

(立政篇)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

(版法篇)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八觀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而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故曰、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

(侈靡篇)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

之。

（五韜篇）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

以上所論。皆以發明治國必先富民之義。而陳其理由。約有三端。一曰民貧則散亡不能禁。

二曰民貧則教育不能施。三曰民貧則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遞相因果。蟬聯而至。故管子用是兢兢也。

管子又推原民所以貧之故。略有數因。一曰由生產之不饒。二曰由君上之捨克。三曰由豪強之兼并。四曰由習俗之侈靡。五曰由金融之凝滯。六曰由財貨之外流。明此數因。而思所以救治之。則管子之經濟政策也。

一 國民經濟之觀念

（前略）管子曰「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按龜田謂不妄用也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權修篇又曰「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篇又曰「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後靡篇又曰「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輕重甲篇全書之中。如此之論。不可殫舉。要之管子之言經濟也。以一國爲一經濟單位。合君民上下皆爲此經濟單位中之一員。

而各應其分。戮其力。以助一國經濟之發達。而挾之以與他國競。今請條舉以證明之。

二 獎勵生產

孔子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中略)管子之政策。其最要者。則使全國之民。皆爲生產者而已。故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甲篇又曰「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乙篇凡此皆以言夫生產之不可以不力也。(下略)然則其獎勵生產之道奈何。管子曰、

(小問篇)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五輔篇)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

(牧民篇)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營。文巧不禁則民乃淫。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立政篇)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瓞菹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又)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稱_反扶_門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均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五輔篇)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滯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

(中略)

以上所舉。實管子獎勵生產政策之一斑也。

三 均節消費

管子書中多爲強本抑末之言。非有惡於末業也。惡其長奢侈之風。而將爲國民病也。故於崇

儉之旨三致意焉。其言曰、

(八觀篇)國修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好智生。好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

(又)商敗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

(權修篇)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

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

。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按食即食之者寡之食、經濟學上所謂消費也、積者貯蓄也、積多而食寡者謂所蓄之財產不能自供消費之用也、積寡而食

多者、即所謂奢侈也、

此管子獎勵勤儉貯蓄之說也。(下略)

四 調劑分配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又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而管子一書。於此尤三致意焉。其言曰、『貧富無度則失。』五輔篇又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侈靡篇又曰『今

君鑄錢立幣。使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賈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輕重甲篇又曰

管仲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

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按謂

取什按糞猶穢也謂資本不能回復循環也愚者有不厝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按謂不能調均之則貧富之懸

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以貧富之不齊也。

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按鈞同均羨餘也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按本謂務農

而日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國著

管子之意。以爲政治經濟上種種弊害。皆起於貧富之不齊。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則雖日日弊

腐生產。廣積貨幣。徒以供豪強兼并之憑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國秦漢時嘗深患之。

泰西古代希臘羅馬時嘗深患之。而今世歐美各國所謂社會問題者。尤爲萬國共同膏肓不治之

疾。而所以藥之之法。在我國儒家言則主復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與夫漢唐以來之均田

、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會主義學派、則主土地國有。其尤甚者、主

一切財產皆歸國有。其意亦與吾國之井田略相近。

以下言均貧富政策類費解從略

五 財政策

管子之財政策。以不收租稅爲原則。以收租稅爲例外。此實一種最奇之財政計畫也。吾名之曰無稅主義。今舉其說。

(國蓄篇)以室廡籍、按籍者稅也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房注云正數之人若丁壯也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房注云贏謂大買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買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舉用。故王徧按當行而不盡也。

(又)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治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房注云慮計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此管子無稅主義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義之理由。其一、則以爲租稅妨害國民生產力也。其二、則以爲租稅奪國民之所得也。其三、則以爲租稅賣國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財政學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雖然、國家舍租稅而欲得歲入。其道何從。則請畢管子之說。

(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房注云管子謂小男小女此其大歷也。房注云鹽百升而釜。按謂以百合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房注云分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爲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房注云禹讀爲偶對也商計也按此謂一國有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千萬人者其賦稅平是計之每日可得二百萬錢月人三錢之籍爲錢三千萬。編者按以此語觀之上文所云釜五十也釜百也之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房注云諸君謂大男女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按謂若抽丁稅每月僅得三千萬今不抽丁稅而所得能倍之也房注所解非是今不采之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按謂若君施令日將數丁稅則民必鼓譟爭專賣鹽而收其贏民欲脫其稅而不可得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房注云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房注云當作耜耨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

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編者按此一字亦當作一錢意。房注云鍼之重即每鍼加一錢也。房注不可通。每十分加一分。

爲輕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

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按謂凡成丁者無不納稅也。桓公曰。然則國無

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鹽於吾國。按鹽即售字。言彼國有鹽而售諸吾國也。釜十五

。吾。而官出以百。按謂後國鹽價每釜直十五錢。官悉買之而轉售於吾民。則每釜取百錢。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

人用之數也。

此管子財政策之中堅也。以今語釋之。則曰鹽與鐵皆歸政府專賣而已。鐵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蓄。其法非良。故後世行之不勝其敵。若鹽則自秦漢以迄今日。皆以爲國家最大之稅源。雖屢更其法。卒莫能廢。(下略)

管子又立礦產國有之政策。其言曰、

(地數篇)山上有藉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

管子又立森林國有之政策。其言曰、

管仲

七九

(輕重甲篇)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主。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

(山國軌篇)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楡。把以上者爲室奉。按宮室二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楡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然則管子之財政策。以鹽鐵爲主。而以礦產森林輔之。卽財政學所謂官業收入者是也。(下

略)

管子於前此所舉數種官業之外。更有一業焉。爲國家莫大之財源者。則商是矣。其言曰、

(國蓄篇)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

。故人君御穀物之迭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中歲之

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

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

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蓄而戶籍也。房注云蓄數也。按蓄即稽字。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云委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

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按此亦一種間接稅而變其形以爲官業者也。其法蓋當豐穰之歲。穀價極賤。粒米狼戾委積而無所值。政府則以幣予民而易其粟以斂之。及至中歲或凶歲。政府則照時價而糶粟與民。是民當豐歲。不至以餘粟爲苦。而當中歲凶歲。亦不慮無所得食。於民甚便。而政府每石得十錢或二十錢之利。不必直接收稅。而與收稅無異也。且此術不徒施之於穀而已。凡百物之爲民用者。莫不權乎其輕重之間。而斂散之。質而言之。則全國最大之商業。掌於政府。而取其贏以代租稅也。管子之財政。不以收租稅爲原則。雖然，亦有例外焉。時或收租稅。則借之以爲均劑分配之一手段也。

按 其餘管子之外交軍政已略見前文均從略

與國記

晉重耳 錄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譏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赤狄之別隸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三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性。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

、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此詩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

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於蘆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按國語作勃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汝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汝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汝期三日。而汝一日至。何速也。汝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無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

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下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

。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悅。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孤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孤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悅晉。衛侯居襄牛。也。衛地。公子賈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

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德報。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諫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宛告晉。請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答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玉卽子玉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背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濟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中略）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

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孤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假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假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悅。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史記作叔瞻聞之自殺。而歸之與此所載不符。按國語載文公厚禮叔瞻。叔瞻爲叔瞻聞之自殺。而歸之與此所載不符。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悅。

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

按 重耳出亡十九年之中。諸侯君相所以交口頌其賢。宋公孫固言之

詳矣。其言曰、「晉公子亡長幼矣。」

言自長至幼出亡也

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

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

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

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

樹種也艾報也

卒以六十二歲之高齡。入主其國。此誠千古美譚。太

史公傳其出亡經過至詳。良有以也。雖其勳業。不如齊桓。孔子有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之譏。然齊桓晉文。固有相類似者焉。齊桓釋

仇任管仲。晉文釋仇以納勃鞞之言。並不罪豎頭須。

見下文

其類似一。周

室者春秋時代之中央政府也。齊桓以尊周定霸。晉文亦然。其類似二。

齊桓不肯信而諸侯附。

齊伐魯魯敗桓公與魯盟於柯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欲而附焉

晉文亦以讓楚伐

原諸役。立信示諸侯。其類似三。齊桓對弱小各國。能興其滅而繼其絕。

。晉文雖勝曹衛與鄭。亦終與之修好焉。其類似四。齊桓任管仲之荐賢。

。晉文襄趙衰之讓賢。故賢能濟濟盈廷。其類似五。凡此諸點。國語載

之。而史遷略之。間有異同者。茲並錄之。

一、豎頭須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

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

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

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一、尊周論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知未義。盍納天子

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

一、伐原立信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三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

一、趙衰讓賢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志記也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

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原季即趙衰也爲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狐偃所舉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

之兄毛偃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日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秦穆公錄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任好嗣位之元年。自將伐茅津。在今山西勝之。運城縣南。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諫。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在山西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韓

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不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不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不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不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不鄭。不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不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雍秦郡 降晉郡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欒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不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

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愛。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圍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

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弱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問。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遠。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穀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賈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賈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諱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轍。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

。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淫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

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守城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按 春秋時秦繆稱五霸之一。其沒也、殉葬者達百七十七人。所謂秦之三良者在焉。此人道罪人也。然姑置此蠻風不論。第考其所以致霸之由。則惟一要件、仍在尊賢任能。聞百里傒之賢而重贖之。聞蹇叔之賢而位以上大夫。知由余之爲賢而多方以羅致之。其行事與齊桓公尊禮管子。若合符轍。此誠足爲得人者昌之證矣。至其俘獲晉君。而生歸還之。

儼然有近世交戰國割地媾和之風。孟明戰敗。而引爲已咎。書經秦誓。卽秦穆悔過自新之文。卒以雪戰敗之恥。此又尋常人主之所不可及也。

茲並節錄秦誓。以見其休休有容崇賢尊能之一斑焉。

秦誓文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媮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興國記

越勾踐 錄史記附范蠡傳略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在嘉興縣南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在吳縣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定傾者與人。人道倚諒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手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

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開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

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運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譏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在今河南封邱縣。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

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數傳至王無疆。伐楚。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閔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渡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樂。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已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命。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

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今之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按越之行成於吳。史記及國語均不載勾踐入臣事。而吳越春秋所載特詳。又勾踐反國文種獻九術。史記稱七術史記亦不詳載。而吳越春秋亦詳

載之。茲節錄吳越春秋人臣外傳及文種九術之說。以與史記參證焉。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

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即今西興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

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天悲哀。

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越王曰

、孤承前王德。得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

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孀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歷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闔未然之端。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變。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賤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中略)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利。吞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與之

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其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窮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居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臬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音弼大也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駢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中略)吾將逝矣。願聞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失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

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陵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皋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合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涿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中略)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天皇。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况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禮柵。此乃廚宰之成事。食

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天王之咎教我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牽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哉。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幄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櫛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斫倒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大夫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願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

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黯。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子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中略）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遠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中略）又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賜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朋友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眞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囊而嘗之。觀其顏

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瘞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已已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苾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以親。今大王好聽須叟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

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搜。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中略)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搜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坳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

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殺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隱。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闕于。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勾踐陰謀外傳 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社福。得返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卽鳴鐘驚檄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

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倪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殺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吝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卽辭羣臣。進計倪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倪對曰。夫君子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中略)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所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慙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稷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一曰、尊天事鬼神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羅粟稿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

以盡其財。六曰遣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况於吳乎。越王曰善。(下略)

按 歷史上戰敗國家如何自強如何雪恥之教訓。未有若吳越興亡之深切著明者也。夫夫差猶是夫差。勾踐猶是勾踐也。何以夫差先勝勾踐。而後竟亡於其手。則其唯一關鍵。勝者常犯趾高氣揚之病。敗者始能下困心衡慮之功也。書說惟精惟一。先是夫差之心。以誓復父仇爲精一之所在也。後此勾踐之心。又以誓雪國恥爲精一之所在也。其首領既以何事爲精一之鵠。則其有司百僚。其舉國人民。亦以何事爲精一之鵠矣。近代日本於戰俄以前。國之首領以至官民。無不以俄爲精一之鵠。法國於歐戰以前。國之首領以至官民。又無不以德爲精一之鵠。故日本卒以勝

俄。而法卒以勝德。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求國家民族之自由平等。豈難事哉。要在首領以國家民族自由平等爲精一乃心之鵠耳。故勾踐身率國人。習勞積儉。越臣一心一德。分工力作。於沈默靜肅之中。內行生聚教訓之計。外惟親仁善鄰是務。均末也。其本則只在秉臥薪嘗胆之精神。輔之以尊賢任能耳。此豈非任何弱小國家最深切著明之教訓哉。

英國記

魏斯 卽魏文侯

——節錄國策及通鑑——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親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克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驢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

魏斯

罷之。魏於是乎始強。時晉魏斯以西門豹。西門以爲鄴令。故鄴城在今河南臨漳縣。地爲氏。鄴苦河伯娶婦。豹乃

與三老期。當共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于河。曰、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

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河。大事記魏與秦鄰故。李悝李氏卒陶之。爲魏斯作盡地力。梁其俗至豹始禁之。

之教。以爲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

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甚賤傷農。民傷

則離散。農散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

收百五十石大熟四倍收六中熟自三。四百五餘三百石。終歲長下熟自倍。收三餘百石。終歲長小饑則收

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十石。收二分。大饑三十石。五分。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糴三百石中熟則糴

百石。收平歲三。中饑七十石。收二分。大饑三十石。五分。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糴三百石中熟則糴

二。糴二下熟則糴一。糴五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

。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糴不貴。而民不散。斯又以鄴令西門豹

言。引用漳水。漳水出山西樂平縣治潞潞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涉縣始穿渠溉鄴田。今河南安

陽縣有西門渠豹所開後漢合東北迤河北界分二支一東行入衛一東北行合滎陽滎水至天津入海。史記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

元初中警詔修之河內之民利之。魏以是益富彊。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初立秦昭襄王云中山武公

居顧恒公居靈壽後爲趙武靈王所滅據此魏文侯所克乃武公地趙武靈所滅乃桓公以封其子擊。斯問於其臣曰。我

地地本分自中山故皆以中山爲魏魏武侯之世中山及趙戰於房于蓋都壽之中山也。

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封子。何爲仁君。斯怒。任座趨出。問翟璠。對曰、仁君。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斯悅。使翟璠召任座。親下堂迎之。引爲上客。魏斯受卜子夏經藝。以爲師。又師事田子方。過段干木之廬必式。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論坦坦之文侯待以客禮四方賢士多歸之。斯由此得譽於諸侯。斯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魏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璠。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璠曰、君召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璠忿然曰。西河之守。謂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代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

魏

斯

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吳起衛人。仕于魯。

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爲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怒妻以求將大破齊師

或謂之曰起始事魯母死不葬魯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將殘忍過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去魯

聞魏斯賢。往歸之。斯問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

馬穰直

齊田氏庶孽晏子薦之坎公擊爲大司馬有兵法書

弗能過也。於是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臥不設席。行

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斯以其得士心。使爲西河守。以拒秦

韓。

論曰 魏斯受經卜子夏。是孔門之徒也。故其爲政。亦得聖門氣象焉。

韓趙交惡。不助以兵而講解之。終魏斯在位凡三十餘年。中間除剪除異族之中山外。絕少興兵伐鄰。是其尊重和平之精神也。用李悝之議。教民盡地力。對於農政。盡獎勵生產調節消費之能事。是其尊重民食民生之精神也。以強侯地位而師事學者三人。是其尊師好學之精神也。引用羣臣。各得其當。中如西門豹革除河伯娶婦之惡俗。尤有功人道。是其親賢任能之精神也。在戰國之初。侵略兼并之局勢已成。而有此賢主。不可謂非孔門教義之光也。

秦孝公節錄史記及通鑑

秦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其時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按此非北邊之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衛鞅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

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鞅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入耳。安足用也。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闕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驕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衛

執。執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民。愚者闕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治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千。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

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民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陝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

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而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按衛鞅相秦當爲二十二年卽自秦孝公三年起墨法至孝公二十四年卒而止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闞舉。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疆。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質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缺之樂也。缺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溺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得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耆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刑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論曰、秦孝公發憤圖強。下詔求賢。得商鞅而舉國以從。致秦於霸。此秦併六國之創業人也。然商鞅之治。後世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新序論之最平。其言曰『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

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附貴寵。外不偏疎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其可法也。約而言之。則勵行法律平等以確立法治國之旨。而秦治。廢井田均產之制。以獎勵農民自由生產而秦富。禁止國內私鬥。賞獎對外軍功。而秦強。梁啟超列商鞅爲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麥孟華著商君一書。尤推重之。此誠可爲後世弱國圖強者法也。然其不可法者。新序亦明言之矣。曰『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

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文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此其不可法也。約而言之。則內用法也。過於慘酷。而外之用兵也。惟務極端之侵略。蔑棄禮信。以成其近世所謂帝國主義。此其不可法也。』

奧國記

趙主父

節錄史記
即趙武靈王

武靈王元年、武靈係後追諡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

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

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鄴。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

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

秦敗趙齊又敗趙鞫澤。十年、秦取趙西都及中陽。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

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史記原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

當是趙聞燕亂遂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十三年、秦拔趙蘭。虜將軍趙莊。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

、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粲粲兮。顏若荍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

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

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山。在常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

鼎絕膺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

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註見魏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復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窮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譏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旣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

『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令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調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嘗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左臂衽。鬻越之民也。黑齒雕肌。卻冠鉢紉。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

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記者。所以制俗者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臆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

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今陝西綏德西北邊外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故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中略)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后吳娃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

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在上起靈壽山在常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遼。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一起。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效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

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予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速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餓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詛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殼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

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

按 趙主父不獨我族之怪傑。亦千古之達人也。其超世絕俗之行誼。誠有不可及者。胡服騎射之大改革。不獨以今變古。且以夷變夏。其事較之管子創齊法。商君變秦法。尤易引起國人之非議。而尤難實施。而主父根據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之原則。毅然排萬難以斷行之。卒之趙俗以強。秦攘胡拓地之功。此與近代之日本明治相較爲先知先覺矣。是可知事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任何種章制。任何人遺教。主國者均當尊重實際需要。本大無畏之精神。而決然變更之。不應如宗教家之墨守經義。以自束縛。趙主父之不可及。此其一也。帝皇非自娛之具。而責任所在也。故堯舜禹之視天子。不獨輕如敝屣。且絕未嘗參雜富貴觀念。此

種精神。趙主父或嘗未足與比。然主父因欲親自率軍略地之故。至傳位於子。且以攷察敵情之故。至詐爲使者以入敵國。此與俄國之大彼得委政於人。自赴歐洲各國、學習者。彷彿似之。輕視帝王名號。惟求政策成功。此種豪舉。在中國史上可謂絕無僅見。是故主父即位之時。齊秦魏韓燕相繼稱王。（楚於春秋時已稱王）而主父獨不肯。曰「無其實。焉取其名。令國人謂已曰君。」終趙主父之世。趙未稱王。此又非其不可及者乎。然以如此曠代難逢之怪傑。而不免變生骨肉。禍起蕭牆。以至餓死。甚矣私天下國家者之足以爲毒也。

興
國
記

姬平即燕昭王

燕太子平收破燕後卽位。卽位於破燕之後也是爲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役處。』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招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以樂毅爲亞卿。授以國政。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謀伐齊。樂毅曰。

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囑以利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以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遂長驅深入。齊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留御齊城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執齊王而弑之。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絕脰而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責之曰、『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

招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尙欲與其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是爲。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於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是爲。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燕王以爲然。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知王不善待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城中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奮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敵。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

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謂與趙謀燕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按 讀燕昭王史至痛斥讒間樂毅者之一節。數千年後。味其言。猶慷慨至誠。聲聲血淚。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此種肝胆照人之眞性情。在歷史上首領中殆僅見也。惜也嗣王不德。竟以小小間隙。自壞長城。致隳已成大業。而樂毅亦以客死。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又謂高帝(劉邦也)過趙。問樂毅有後世者乎。而封其後樂叔於樂鄉焉。夫樂毅史事之可悲可泣。豈特蒯通主父偃與劉邦已哉。

嬴政 卽秦始皇節錄史記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遊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驩王齮臨公等爲將軍。（中略）十七年、內史勝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十八年、大興兵攻趙。下井陘。克邯鄲。得趙王遷。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鄧。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士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荊。二十四

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虜楚王。置楚郡。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遂誅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縮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

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

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徒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臺榭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倣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鄠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岡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旣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禮。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

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士卒。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陳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櫻。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

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神鬼。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爲表經。旣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禮。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殫旁達。莫不賓服。烹滅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

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疆。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闢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忘。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薰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徵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古仙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與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諭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時。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承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

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管通亡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誦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閉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尚。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奏記者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闕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闕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

嬴

政

一五七

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憺。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晷。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

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蒙恬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涿池君。水神也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繡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

嬴

政

一五九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

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靈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管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着。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梓。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旣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

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按秦政爲極端之侵略主義者。爲空前之專制魔王。亦中華民族之怪傑也。在世界日進開明。崇尚人道。排斥帝國主義推行民主政治之今日。一無足取。豈僅一無足取。直無一非殷鑒。然而中有數事。震古鑠今。縱使其動機不良。而其效果實大有造於中華民族者。

(一)爲封建制度之廢除。夫秦政以始皇自名。而爲子孫策萬世帝王之業。此亦大封建。然此念湯武已有之。不能獨責秦政。舍此不論。祇論其推翻三代以下二千年來衆建諸侯之制。而置郡縣。則不能謂非封建制度之革命者也。夫封建制度之革除。大難事也。曠觀中外歷史革除之途徑有三。最上者莫如日本。明治初年、諸藩自動歸政。然必須上有元首英明。中有諸侯急公愛國。下有士大夫真誠爲國。此曠代不一遇也。其次

莫如德意志各邦之變侵伐爲聯合。並以民主政治之勢力。以進於聯邦建國之途。最下者莫如以武力翦除。秦政乃至秦政以前之并國。均出於武力翦除。此武力兼并之侵略。行於兄弟之邦。當時則荼毒無數生命。後世則遺留侵略惡例。誠民族之大不幸。雖然、假使戰國七強不自覺悟。以學齊桓尊王故事。或趨於聯合建國之途。而長此攻伐不休。則生民受害者。更無窮期。是故秦政滅六國而置郡縣。其動機雖不盡爲公。其效果實大有造於我族也。王船山之言曰、『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材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又曰、選

舉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又曰『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言誠公允矣。

(二)爲萬里長城之建築。夫所謂在德不在險。所謂地利不如人和。此乃對人主之箴言。而不能遽以此抹煞地利之價值。是故近世國家。國防要塞之建築。其價值至爲重大。萬里長城者、中華民族偉大而且至有價值之國防工程也。前乎秦政者。有戰國燕趙之君。後乎秦政者。有漢武隋煬諸帝。而其中堅則秦政也。秦政之建築長城。據史所載。由於亡秦者胡之讖語。然因此歷史上我族與匈奴之間。就秦時言有一人爲之天塹。俾胡

躋南下者。有一障礙。此捍衛我族之功。不可以後世匈奴數數患中國而沒之也。此外亦有動機非無理由。而其爲害政治爲害學術。非常重大者。莫如焚書坑儒。夫焚書坑儒。千古未有之虐行也。何謂動機非必無理由。則曰秦政之所以焚書坑儒。其動機只在禁止人立異而務爲思想統一。然禁止人立異一事。學術上有墨子說之。孟子說之。漢之董仲舒說之。唐之韓愈說之。宗教上幾幾無一教不說之。近世政治則如俄之黨治。以厲行偏狹之主義者亦說之。非獨秦政與李斯之見解如是也。假使無焚書坑儒之暴行。亦必無人能知禁止人立異之弊。乃至如此其烈。故焚書坑儒之教訓。不在表面之殘忍行爲。而實在裏面思想統一之主張也。

興國記

陳勝錄史記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壘上。愠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在安徽宿縣西南「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涉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陳勝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今安徽宿縣南蕪縣故城是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鉦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

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今臨潼縣東北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灑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耳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使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

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儼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敗走陳。鉦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鉦人董緤、離人朱雞石、取虛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傷。諡曰隱。

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輿，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陋，涉之爲王沈沈者。沈沈宮室深遂之貌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請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

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家三十家於碭。

按 政治革命四字、在世界史上爲近代新品。在中國史上、則爲祖典家珍。然湯武革命、憑藉於諸侯。伊尹周召二公之革命、伊尹放太甲周召二公攝王政均革命也憑藉於宰輔。其有毫無憑藉、以平民地位、振臂一呼、以開數千年來平民與暴君宣戰之先聲。則爲陳勝。賈生之言曰、『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移之徒也。材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俯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裹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是故陳勝雖敗。發大難創大業之首功也。其所以敗。雖一由秦兵尙強。一由所王諸侯各

務拓地自私。而陳勝之自謀不善。亦一主要原因。勝之不善自謀者不一。其尤重要者。一在不聽張耳陳餘之言以自私。一在不聽孔鮒之言以自大。茲錄兩說如下。

一、張耳陳餘之言。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暴。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竟自立爲王。

一、博士孔鮒之言。孔鮒者孔子八世孫也。陳勝之王。魯諸生持孔氏禮器歸之。故鮒爲勝博士。及勝旣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

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

此二者陳勝自謀不臧中之主要者。於是知亡秦之功。項氏亦大矣。響使羽不敗秦軍於鉅鹿。則章邯之軍。所向克捷。銳不可當。劉邦復能間道入秦哉。故革秦之命者。創於陳勝。而成於項羽。尤以陳勝之發難。爲不易也。

項羽錄史記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靳黈、張敖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殷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

、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吏。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命、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

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收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讒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

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濩陽。秦兵收入濩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驢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懽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

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懍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鄒鄆。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年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患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

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擊士卒。爲擊破沛公軍。嘗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嬴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

所近。籍吏民。封庫府。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舞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珮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座。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破劍。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

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曠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踞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斝肩。則與一牛斝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斝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

開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約。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璧子不足以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月、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主。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

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樸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樸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咸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並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因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

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狗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砂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

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諫曰、反國之王。難以守城。

。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城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雖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鬥智。不能鬥力。項王

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自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亂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搆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騫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

欣亦故樸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離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住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匪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陵。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王曰善。漢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

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

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攬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

按 項羽誠失敗之英雄哉。其殺宋義以救趙。何等急公仗義。其不殺劉邦與太公。何等光明磊落。其挑劉邦決戰數語。何等哀矜而厭亂。其戰敗自殺。又何等忼慨而任俠。太史公傳項羽。列之於本紀。贊之爲近古以來未曾有。推崇至矣。然以如此英雄而終不免敗。果何故哉。豈真如劉邦數項羽有十罪而然哉。夫劉邦之數項羽。其一、爲不王劉邦於關中。而王之蜀漢。然項羽軍鴻門之日。劉邦之命。懸於羽手。不此之念。而較量王地。非特濫也。醜亦甚矣。其二、爲矯殺宋義。夫使不殺宋義。不救趙。關東諸侯。均將爲秦軍破滅。討秦大業。尙堪問乎。其三、爲救趙不還報。夫救趙所以討秦也。救趙而乘勝攻秦。此正項羽之功。

罪於何有。其四爲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夫秦政誅夷六國。塗炭萬民。以成其窮極奢麗之宮室。毀之而掘其冢。以洩天下之恨。此革命時代關東軍所同欲之快舉也。其五、殺秦王子嬰。夫秦庭之殺戮無辜。不可數計。殺秦王子嬰所以謝天下。當時人生而自由獨立之思想尙未發生。何足爲羽罪。其六坑秦降卒。事果有之。誠非人道。然二十萬之說。事實上其何可能。且秦卒中確有怨而謀叛者，阮其叛者。容亦用兵時不得不然。且秦將皆在。豈二十萬人盡皆叛耶。盡信書不如無書。此類是矣。其七、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夫滅秦後論功行封。其事之有益於天下。有利於項氏與否姑不論。而項氏無私天下之心。則固瞭然共見。其八其九、爲放逐義帝而殺之。夫義帝爲項氏所立。不應事事抑項氏。愚而自私。其十遷徙。咎由自取。至弒義帝之說。史無佐證。且按之項羽

性格。必不爲此。其十、無事實。總加之以大逆無道。其說更不足辨。夫劉邦口中之數項羽罪過。僅僅如此。則項羽之爲項羽可知。是故韓信問劉邦曰。『勇悍仁疆。孰與項王。』高起王陵亦語劉邦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而項羽竟敗者何哉。太史公及劉邦韓信陳平諸人言之詳矣。劉邦之言曰。『我能用三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韓信之言曰。『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剗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陳平之言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要之則史公所謂『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數語。足以盡之。嗚呼、此豈非項羽失敗之大原因哉。

興國記

一九八

劉邦節錄史記及通鑑

劉邦字季。沛豐邑沛縣中陽里人。爲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今沛縣東有泗水亭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役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壯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誚。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邦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邦亡匿芒陽山中。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躡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旗幟皆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輿。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

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不欲守屬沛公。及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疆。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儼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儼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梁。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並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

。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卮爲將。將陳留兵與僧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連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犂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輓輜。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犂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疆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十戶。引兵西無不

下者。至丹水高武侯繆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禹君別將梅錕與皆降析郟。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襲士。且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懷王爲帝義。實不用其命。（以下一段封諸將爲王已見項羽傳中茲從略）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項羽出關。使人徒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徒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張耳亡歸漢。迎趙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大將。還定三秦。韓信者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數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糜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知其意。遂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之。俯出跨下。一市皆笑。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

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以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月。何來。謂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土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爲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噓。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刳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

竊。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勇武。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乘降諸侯。及項王阮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秦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秦。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邱。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漢王既定三秦。令將軍薛歐王駁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鄒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

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維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應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民殺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旣已迫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璧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驕漢敗。遠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諜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

。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邱。廢邱降。章邯自殺。更名廢邱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逐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魏豹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

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城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歸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權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北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甯。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

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戰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丁莊苦軍旅。老弱罷轉餼。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強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

城。自郟之。奪韓王地。並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威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也也行堵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陽。是爲高祖。崩後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驥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與人功。得地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餼。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齊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卽立太尉盧縮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

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太行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士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會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母妻子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於上曰、關中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秦

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覘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自上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遼蜀。復欲反。遼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

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慨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黥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濟涅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

。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按 心術二字。世並稱之。然心與術。非一事也。宋襄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心善矣。術則非也。秦政廢封建諸侯。制郡縣。心私矣。術則公也。是故劉季與項羽以心較，項羽可謂英雄。然項所以敗。劉所以成。則劉季之術。優於項萬萬也。今試舉劉季用術優勝之犖犖大端。則其

一曰明德化意義。夫暴秦無道。關東人民。紛起革命。夷秦宗廟。誅秦王。不足以爲虐。然秦民無罪也。非但無罪。陷於水深火熱中者。無殊關東民。則關東軍入關之日。伐暴弔民。不可須臾離。季本此方針。禁諸軍鹵掠。并盡力招降。而召諸縣父老豪傑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布此約法三章。以繼秦苛法之後。使秦人了然於關東軍之用意。善哉善哉。此劉季政治上第一成功之術。且使數千年後奸雄梟傑。每當鼎革之交。奉此爲要訣。使人民藉以稍得自由幸福者也。賈生之言曰。『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囿圉而免刑戮。除去收擎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

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據此以言。則繁密之秦法使民危。而簡易之約法

使民安也。其二、曰知人善任。此術也。有之則興。無之則亡。古今萬世。毫釐弗爽。而劉項興亡。尤以此爲最大關鍵。比其故、劉季已自明言之。茲可弗贅。要之此二術者。劉季實優爲之。然有進者。善術必須本諸善心。庶術之爲用。卽爲經世大法。不然者、無源之水。其涸立見。劉季能用善術、而善心不立。故能以約法三章創局者。無術以變更秦制。爲漢建開國之閔規。漢制大率因秦能知三傑而重任之者。無術以網羅四皓。舉革新之大業。王船山謂『以不學之相臣。輔草澤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其言當矣。然所以不能得有學之相臣。則天下已定。大統已集。以帝位爲最大之產業。而患得患失之鄙吝心乘之。遂不能虛已以求也。因此政治上且有兩大污點焉。其一爲屈伏於匈奴。其二爲誅滅韓信彭越韓王信陳豨英布等功臣。夫漢之方興。適值匈奴冒頓強盛。秦

時征服各地。悉被侵復。劉季誠能乘方輿之勢。提聚諸將。同心戮力。以問罪匈奴。則和親之辱。可以不見。而良將勁兵。可以不自殘。乃對外自平城一敗。偷目前之安。忘久遠之計。致長北鄙寇禁。對內則向之裂土封王。要其助者。今卽以殺戮誅夷制其反。較之劉秀趙匡胤懋德多矣。此則善心不立。而慣於用術之弊歟。

趙佗節錄史記及通鑑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揭州之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誦南越也徙民與越處。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隍谿關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補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陸生至。尉佗魘結箕踞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蒙

趙 佗

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

自爲功也。於是侂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奮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侂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侂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乃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侂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使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藉。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自是終文景稱臣。使人朝請。至建元_{漢武}四年佗卒。孫胡嗣立爲南越王。

按 趙佗誠豪傑之士哉。其先則不負任囂之託。割境自全於暴秦之末

。其後漢無賢主。則自帝。有賢主則稱臣。而附屬中國。視帝位爲遊戲。以稱尊爲權宜。雖曰漢文之以誠善感人。用德化。抑亦侏不忘中國能知進退也已。英雄遺教。傳至七百年後。時當隋末。而中國又大亂。於是又有馮盎者據南越自安。撫輯一方。迨唐定天下。而舉地歸屬中國。其事又與尉佗相類。然馮盎主一方之政令。而無帝王之自娛。亦未始非趙佗遺教。有以致之矣。

與國記

劉恆漢文帝
節錄史記

劉恆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呂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曉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甯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

大王勿疑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主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與諸王侯大臣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

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問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元年十月、右丞相平徒爲左丞相。大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中略)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禮。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愛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仁慈。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中略)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蕃。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蕃孰大焉。朕懼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實猶謂也財字

與纁同言太僕現在之馬今留纁是充事也除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秦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

。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爲河間王。以

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視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

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三年十月晦、日有

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

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放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遊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爲將軍。軍滎陽。七月。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害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爲厲王。立其子爲三人

淮南王衡山王盧江王。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惠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餘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遷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餘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

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勸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纓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懸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中略)十九年、上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惶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寇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在上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

句注。在臨門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在長安西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在渭北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與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帝崩於未央宮。年四十七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

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甯。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申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壽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有美人八人。八子。七子。是使少使皆遺歸家。於是羣臣上尊號曰孝文帝。

按 秦漢以後兩千年間。當國者之能本戰兢戒懼之精神。發爲仁心誠術。以致盛治而救大亂者。得二人焉。一爲宋太祖趙匡胤。一則漢文帝劉恆是矣。趙匡胤之收拾五代亂局。非有轟轟烈烈之武功也。一本之於仁心誠術。王船山謂由於一懼。其事當別論。今試言劉恆。則文帝之所以爲文帝。其中心主義無往而非仁。其良法善政之所表現。爲無一不求於誠。故曾滌生贊之曰、『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

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歎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衆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匈奴羣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於中心惻怛之誠。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違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矣乎。』然曾氏之言。猶未盡也。今更推論之。夫亡秦酷法。漢大半因之。若肉刑、若收孥諸相坐律令、若誹謗妖言之罪、均背人道而酷虐無比。文帝

則惻然動念。次第除之矣。天下公器也。商周以後，傳子之例。成爲天經地義。莫或懷疑。欲求成湯之有慚德者尙不能見。所謂儒家又從而尊之神之。於是有謀反者必興大獄。以肆誅戮。久假不歸。習非成是久矣。文帝之生。詎舜禹之時、亦幾二千年。然對於立太子之請。猶能明白宣言曰。『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又曰、『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大哉公言。是其心目中。未忘堯舜禪賢之正也。未忘商周傳子之非也。較之成湯之有慚德者。若出一轍焉。假使此不安之念。歷史君臣保存之。光大之。以回復堯舜傳賢之美。以進求如何傳賢之具體方法。則近代所謂民治。由國民產生全國領袖之新規。將產生於我國史。而爲世界真正文明之先進矣。迺曇花祗有一現。

靈光永永銷沈。文帝言之。而莫或紹述之。文帝能不罪濟北王謀反吏民。而後代藉大逆不道案以大興殺戮。相形之下。文帝之仁。爲何如也。惟其仁也。故

聆張釋之之正論而嘉納。張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

秦漢間得失。帝悅。拜謁者僕射。嘗從行登虎圈。在威寧縣東北上問上林尉諸

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邪

。詔釋之拜齋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

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上曰善。乃不拜齋夫。以釋之爲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至是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

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聆馮唐之直言而嘉納。上鞏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聞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

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尙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徒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

聆一切書疏而嘉納。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於是賈山上書（名曰至言）賈誼上書。（名曰治安策）鼂錯上書。（論重農論備匈奴兵事前後數十篇）公卿士大夫各得抒其意以論政焉。其尤難能可貴者。不能讓於匈奴者。能讓於南越。至誠所感。自稱蠻夷大長之趙佗。甘心去其帝號。誓言不敢爲帝。以讓賢天子。而一二百年後。其賢子孫之光武。師其心法。以柔道治天下。創東漢開明之治。太史公贊之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

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蓋美之深矣。

與國記第一集終

劉

恆

二四七

興國記

二四八

本會最近出版叢書

復興月刊

本刊由新中國建設學會發行，旨在研究適應現代需要之建設計劃，並依據國情參酌國際大勢，探討民族復興之途徑，願與海內賢達，共商榷之。

訂閱全年十二冊二元 半年六冊一元 另售每冊二角

蘇聯五年計劃

國內介紹與批評蘇聯五年計劃之書籍，據全國出版物目錄編編，民國二十一年分，尙無一冊，即求諸最近出版界，亦寥寥無幾，本會特將蘇聯國家設計委員會所編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用淺顯語體文譯出，書中圖表數字均極正確，原文所用名詞及單位，有不易明瞭者，均經譯者加註。誠研究蘇聯五年計劃者之最好讀物也。

▲每冊售洋一元

國際情報史

▲每冊售洋六角

國際情報，溢於于古代，而大盛于今日。在世界列強中，皆有嚴密之組織，曾奏不可思議之奇功。而吾國獨付闕如，豈非大憾？「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豈獨軍事爲然，凡百國際交涉，亦固不如是。十九世紀以來，列強之鉅心鬥角，明爭暗算，莫不恃情報爲活動之中心。此次京都入寇，固有賴於戰艦之鎗利，而其密佈爪牙，窺我國情，以爲進退攻守之南鍼者，要亦爲其取勝之助。嗚呼！吾方僞俄「假探」，輒奔走報告，以爲慶賀，不知此僅酒酒河中之一粒沙耳！吾國欲謀應付之術乎？其於情報，烏可忽之？本書共分五章，約八萬言，對於世界主要各國情報組織之進化，皆有扼要之論列。每一原則，輒舉數例以明之。引由翔翔，是在讀者，其或爲吾國情報事業之嚆矢乎？

軍事航空

欲明瞭各國航空軍備的實現，航空與國防的常識，關心軍事航空的愛國同胞，均不可不讀。

▲每冊售洋四角

日人對我東北言論集

本書包含滿洲國國際制全盤問題與日人之內蒙土地開發論「東北問題之要點」二篇並附錄「滿洲國國法全編」一編計六萬餘言，凡留心東北事件者，咸有一讀之必要焉。

▲每冊定價八角

總發行處 新中國建設學會
出版 上海福履理路五七〇號
各埠 各書局

興國記

第一集

每冊定價八角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著者 江蘇趙正平

發行者 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總發行處 新中國建設學會

西門方斜路三德里十號
電話八〇九二九號
上海福履理路五七〇號
電話七一一二一號

翻 印	不 許	所 有	版 權
--------	--------	--------	--------

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四

